

008



寧 列

# 論 共 產 國 際



火 炬 出 版 社

黃州  
立 國 縣 館

一九五四年查誌

JG  
123  
6



寧 列  
際 國 產 共 論



版 出 社 版 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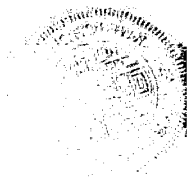
1 9 3

貴州  
省圖書館  
123  
7454-90  
總登記號  
第1769號

## 目 錄

序言	三
第三個國際	八
第二國際的破產	一〇
第一步（切美瓦爾德）	一五
第三國際和它在歷史上的地位	一七
論共產國際的基本任務和共產黨的作用	二〇
工人運動中的新路線	二八
共產國際與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	三二
共產國際和職工會	三八
共產國際和國會制度	四〇
應當學習	四三





## 論共產國際

### 序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在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上就已經向世界喊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呼聲。從那時候起經過十六年的功夫，歐美的先進工人們，已經起來響應這個呼聲，組成了國際工人聯盟。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在歷史上所有的階級中，祇有工人階級首先找到走向國際聯合和國際爭鬥的道路。這一點也就是表明工人運動發展史中的新時代。

第一國際對於最重要的問題，始終沒有十分明確和一致表現，這是我們所能夠預料得到的。然而在各種思想潮流中，只有最徹底的最貫徹的學說，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的學說，得到了勝利。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第一國際的真正的主腦和領導者。

第一國際的組織存在的不久。巴黎工人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失敗，使它歸於滅亡。可是它的經驗，已經成了後來國際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爭鬥的基本寶庫。第一國際主張土地和生產工具國有，主張政治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並且實際上組織了國際的工人政黨，它的親自參加巴黎公社的革命鬥爭，更給了我們一個榜樣，告訴我們可

而且應當怎樣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所有這些主張和行動都成爲以後共產國際的基礎。可是因爲各國沒有廣大的羣衆運動，和密切團結的工人政黨（除德國以外，加入第一國際的並不是黨，而是職工會和其他各種工人團體），所以就造成了國際的歷史的弱點：各國沒有羣衆的政黨，而要成立堅固的工人國際，這是不可能的。

一八八九年所造成的第二國際，就把填補這種缺陷的任務放在自己的肩上。實際上，在第二國際時代，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廣大羣衆，都被吸引到工人運動（各種各樣的）中來了。那時成立了領導無產階級鬥爭的大政黨，職工會和工人合作社。這種運動在各方面都得到很大的實際上的成績。在工人沒有政治權利的地方，他們爭到了政治權利，一切國會中都有工人階級的代表參加，並且實施了勞動保護法。職工會也進行了轟轟烈烈的罷工，這種罷工時常能夠很有價值的改良工人的生活。在八小時工作制和國際和平的口號之下，廣大的羣衆每年在五一那一天舉行示威遊行。

此外，組織了強大的工人刊物，發行了許許多多書籍，宣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學說。各社會黨也有了極大的力量，在羣衆中發生了廣大的影響。

可是，第二國際終究經不起歷史的考試：正當牠氣壯力強的時候爆發了世界大戰，而牠一下子就塌了台。這是因爲牠不能撐起共產主義原則的旗幟，不能像恩格斯所希望的那樣成爲共產主義的國際。牠雖然講過漂亮話，有過革命的事蹟，可是機會主義

的卑鄙行爲，究竟爛斷了牠的偉大的骨幹。第二國際在最後幾年的存在中愈弄愈墜落到機會主義方面，終究成爲大賈階級的可恥的叛徒而滅亡。

在對戰爭態度的問題上，最明顯地表現出了牠的不明不白的立場。在國際大會上，每次都說反對戰爭的話，每次都以這種精神一致的通過反對戰爭的決議。但是這些決議祇是一篇空話吧了。實際上，牠給了各黨以單獨行動的自由。各黨的妥協派老板們，知道的非常清楚，「工人的國際團結性」在大戰的時候絕不會妨礙牠們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因此堅決地舉手贊成這些決議。但是革命話的背後，早已大大的開了叛變之門。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貝爾在反對戰爭的講演中，不止一次地說過，假使俄國向德國進攻，那末他就要親自拿槍來保護他自己的「文化程度較高」的祖國，反對「半野蠻的哥薩克人」的侵犯。法國社會黨人對於德國凱撒（德國的皇帝——校者）的侵犯，也說過這類的話。一九一四年恰恰遇到了這樣的事情。哥薩克侵入德國，普魯士人侵入比利時和法國。各國社會民主黨就派遣工人互相殘殺，第二國際也就因此分裂了。

在第二國際中起領導作用的是大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民主黨，而這些黨的領袖都是貴族無產階級的代表。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因剝削和掠奪東方落後民族和殖民地被奴役民衆的勞動和財富，可以用九牛一毛的剩餘利潤，分給歐美僱用工人的上層分子。



用落後民族中貧苦者及奴隸的血汗，來造成資本主義先進國資產階級和工人貴族的非正式的同盟。決定了第二國際的實際政策的也就是這個同盟。

實際上，第二國際不能使它自己成爲真正的全世界勞動者與被壓迫者的國際聯合。它本身就反映帝國主義國家利益的矛盾，所以當這些國家之間開始發生武裝衝突的時候，它就好像雪山遇到太陽一樣立即倒塌下來了。這樣，它的地位就不能不讓給那新的真正的共產國際了。

列寧首先看到了這一點。他的致命的批評，揭破了社會愛國派國際的一切腐敗和虛偽，結果它一定要滅亡。他首先明瞭，必須馬上着手組織新的國際，還在切美瓦爾德的代表會議上（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至八日）列寧就組成了後來共產國際的基本支部。執行第一國際革命遺囑的共產國際，是在一九一九年的高潮中，直接在列寧的領導之下成立的。列寧一生始終是國際的領袖和主腦。他親手草就國際的所有的主要文件，共產國際無論做到什麼事情，步步都感覺到列寧鐵手的指示。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曲解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共產國際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毫不留情的與機會主義及一切這些曲解作奮鬥。歷史中絕對找不到第二個社會團體，它的批評和它的自我批評會起這樣偉大的作用。共產國際的第二個任務，就是締結工農聯合，援助東方被壓迫民族及殖民地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這可以激動各國的廣大的

貧農和被壓迫民族起來和無產階級共同反對世界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使無產階級革命真正帶有國際性，並且保障它的勝利。共產國際的第三個任務，就是要它自己能夠成為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革命原則所陶養成的世界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年輕的共產國際，在列寧天才的領導之下，着手解決這些任務。在各方面它都已經得到很大的成績。對於國際社會民主黨的叛賣行動，對於各國共產黨內部的左右傾向，現在正在進行不斷的鬥爭，而工人的聯合也一天天地鞏固起來了。這樣，日子愈是久，被壓迫的民族愈感覺到自己與西方無產階級的聯繫的必要。

共產國際在全世界各國和各大陸上，成立了完美的，親密的，與羣衆發生密切關係的支部，它用一條紅色的革命線索纏繞了全球。

但它所已完成的工作與未完成的工作比較起來，那末，已完成的還不過是一小部分，歷史把一個最偉大的任務——世界革命的領導者——放在它的肩上。但世界革命，是人類歷史中一個整個的時代，是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作嚴重奮鬥的一個很長的時代。十月革命祇是世界革命的第一幕，蘇聯祇是革命鬥爭戰線上一個強有力的堡壘。中國革命是這條世界革命鏈條中的另一節。在現在國際的反動勢力和法西斯主義表面上的勝利中，新的大震動和衆衆運動正在很快的成熟。共產國際在久經訓練的聯共的幫助之下，照著列寧的遺訓，堅決的向前走去，激勵全世界成千成萬的被壓迫的被



奴役的革命隊伍，向腐化的資本主義奮鬥。這就是它執行歷史使命的步驟。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於莫斯科

郭拉洛夫

### 三個國際〔註一〕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曾召集了共產黨的國際大會。這一次大會組織了共產國際——想在各國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全世界工人聯盟。馬克思所創立的第一國際，只存在了八年。（從一八六四年到一八七二年）。英勇的巴黎工人——著名的「巴黎公社」〔註二〕的失敗，也就是第一國際的末路。但是它永遠不會被我們所忘掉，它永遠在工人階級的解放爭鬥史中存在着。它遺下了我們現在正在建設的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根基。第二國際存在了二十五年（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前世界大戰開始）。

這個時期，正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平安最和平的時期，沒有大革命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各國工人運動已經逐漸的鞏固和剛強起來了。但大多數政黨的新工人領袖們，因為過信了和平時期，就失掉了革命鬥爭的能力。一九一四年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爭分利潤，為爭奪統治弱小民族的戰爭（四年之中，鮮血流滿了全球）開始時，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都跑到他們的政府方面去了。他們叛賣了工人，他們延長了戰爭；他們

變成了社會主義的仇敵，他們都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去了。工人羣衆也就離開了這些社會主義的叛徒。全世界開始轉向革命鬥爭方面走去。戰爭告訴了我們，資本主義是要滅亡的，必定有一個新的制度來代替它。以前「社會主義」四個字，已經被社會主義的叛徒所弄髒了。

現在，一切誠心誠意來推翻資本主義壓迫的工人們已經自己稱爲共產黨人。全世界到處發展着共產黨的組織。蘇維埃政權已經在幾個國家裏得到勝利，不久以後，我們就可以看見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勝利。我們就可以看見世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成立。

〔註一〕這是列寧一篇爲裝製留聲機的講演。

〔註二〕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組成了自己的工人政府。警察，審判官以及一切國家的官吏，統通由人民來選舉，並且隨時都可以撤換。所有選出的國家辦事員（政府人員也在內），所得的報酬和工人一樣多。常備軍代以全民武裝（國民自衛軍或民警）。學校是非宗教的，不許教授宗教科，宣佈教堂與國家分立，換句話說，就是取消國家給教堂的金錢上的津貼。從巴黎逃走的資產階級政府，得到德國人的幫助，以戰爭反對巴黎公社。巴黎的無產階級，還很衰弱，他既沒有階級的政黨，又沒有很完善的組織在職工會

裏面，因此做了許許多多的錯誤，尤其是沒有和農民發生關係。因此，資產階級能夠毀滅巴黎公社。差不多有三萬擁護巴黎公社的人被槍決，有一萬五千人被流放。雖然巴黎公社祇存在了七十二天，然而它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嘗試的經驗，對於世界無產階級不是沒有意義的。從它的胚胎中發育成蘇維埃國家。所以在三月十八日這一天，全世界無產階級都紀念巴黎公社參加者——為工人政權而奮鬥的戰士。

## 第二國際的破產 [註一]

……歐洲大戰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歷史恐慌，就是新時代的開始。戰爭的恐慌，和其他一切恐慌一樣，深深的加緊了暗藏着的矛盾，使它暴露出來，揭破所有的假面具，拋棄一切的不確定性，破壞一切腐化的或者正在腐化的威權。……第二國際在二十五年或四十五年之中（從一八七〇算起〔註二〕或是從一八八九年算起〔註三〕），很能幹的做了些非常重要的而且有益的宣傳社會主義的工作，以及預備的，初步的，簡單的，組織各種力量的工作，它曾經起過歷史的作用，可是已經死亡了。……

……所謂國際就是要使那些在現時困難時期中實際上能夠堅持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的人們，相互接近起來（開始是理論上的，以後是組織上的）。這些人們集中自己的

力量，準備向自己的「祖國」政府和統治階級「回射」。但是這並不是容易的事，他要有不少的準備，極大的犧牲，並且不經過幾次的失敗，還不能順順利利的過去。可是正因爲這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祇好和那些願意做這件事情，不怕與國家主義和社會國家主義的擁護者完全斷絕關係的人們共同去做。……

……把實際情形先公開地告訴你們吧：大戰終久是要逼你去做這件事情的，不是明天，就是後天。在國際社會主義中有三派學說：第一，澈底執行社會主義政策的國家主義者；第二，機會主義者的死敵，他們已經在各國開始申說自己的主張（機會主義者對他們大部分人總是迎頭打擊，但「戰敗的軍隊受到很好的教訓」），並且能夠進行國內戰爭的革命工作；第三，失望的，動搖不定的人們，他們現在跟着機會主義者用種種虛偽的企圖，用似乎是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並非笑話！）方法來辯護機會主義，以中傷無產階級。一部分陷入這第三派學說中的人們，還可以救出，使他們回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但是這祇有用一種政策，就是極堅決的與第一派和一切辯護投票贊成軍事等信用的，「保護祖國」的，「服從軍事時期法律」的，祇希望合法工作的，背棄國內戰爭的人們斷絕關係，和他們分裂。祇有執行這種政策的人，才實際上建設了社會主義的國際……

……第二國際的破產（註四），在大多數歐洲合法的社會民主黨叛變自己的主張和叛

穆司多高爾和巴塞爾(註五)的決議方面，表現得尤其明顯。然而這次破產，就是機會主義完全的勝利，就是把社會民主黨變為民族自由派的(註六)工黨，這種破產不過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第二國際整個歷史時代的結果罷了。這個時代——由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完成，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開始的過渡時期——的客觀條件產生了而且養成了機會主義。當時在西歐有些國家裏，我們可以看到工人運動中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這種分裂，整個地講來，是循着機會主義的路線前進的(如英國，意大利，荷蘭，保加利亞，俄國)。另一方面，在其他各國，也循着這條路線發生了長期的激烈的各派的鬥爭(如德，法，比利時，瑞士，瑞典)。大戰所造成的恐慌，揭破了一切的假面具，消滅了一切的不定性，割開了久已成熱的毒瘡，指出了機會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同盟者的真實作用。組織上完全使這種分子與工人政黨脫離——這是必須做到的事情了。帝國主義時代是絕對不容許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進者和享受一小部份「本」族「強國」的特權的半小資產階級的工人貴族，在一個政黨裏同時並存着。以前論機會主義的理論，認為它是沒有「極端」性的，是一致的政黨內的一種「合理思潮」，到了現在它已經變為哄騙工人的大騙局和工人運動的大障礙了。公開的機會主義，立刻會使工人羣衆跑開，所以這並不怎樣可怕，不怎樣有害，但若利用馬克思的三二句話來證明他們機會主義的實際，用詭辯的方法來證明革命行動還沒有到期，這種「中

庸」的理論，才是可怕，才是有害。第二國際鼎鼎大名的人物考茨基，這種理論的代表者，在曲解馬克思主義的事業上，表示出他是一個包括的假好人和古董家。在有一百萬羣衆的德國黨中，已經沒有一個忠心的，覺悟的，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憤激的離開徐台公和謝德曼（註七）所擁護的那種「有威望的名人」了。

大約十分之九的舊的領袖們，離棄了無產階級的羣衆，投降了資產階級。所以這些羣衆們對於國家主義的跋扈，對於軍事戒嚴和軍事檢查的壓制，表示散漫和孤立的現象。然而大戰所造成的，客觀的，正在加深擴大的革命形勢，必然要產生革命的情緒，鍛鍊出和培養出許多最優秀的最覺悟的無產者。羣衆心理的很快的變化，不但是可以發生，而且是一定會發生，好像一九〇五年俄國甘榜時代（註八）所發生的變化一樣，當時只經過幾個月的功夫，或者祇是幾個星期的功夫，從一部分落後的無產階級中，居然編成了跟隨無產階級革命先鋒隊的百萬大兵。我們固然不能確切的知道，是否可以在这次大戰不久以後，或當大戰的時候，爆發強烈的革命運動，可是無論如何祇有向這個方向進行的工作，才能够稱為社會主義的工作。國內戰爭的口號，就是一個最好的口號，它可以總括和引導這種工作，團結一切無產階級反對本國政府和資產階級革命鬥爭的人們。……

〔註一〕 從列寧一九一四年二月所著的「死的愛國主義與活的社會主義」中摘下來



的。全集第三卷二十三頁。

〔註二〕 第一國際崩壞的開始。

〔註三〕 一八八九年第二國際成立。

〔註四〕 從這裏起摘自一九一五年列寧所著的論文，全集第十三卷一百七十九頁。

〔註五〕 司多高爾是德國的一個城市，一九〇七年曾經在這裏開第二國際世界大會；巴塞爾是瑞典的一個城市，第二國際在一九一二年在那裏開會。在這兩次會議中，曾經通過許多反對戰爭的決議，號召國際無產階級，團結自己的勢力，不使戰爭爆發。可是這些決議祇是紙上空文吧了。

〔註六〕 民族自由派是資產階級的政黨，他首先提出保護自己祖國的利益，主張保護私有財產。列寧這裏所說的是指大戰的時候，社會民主黨都轉向民族自由黨的觀點。

〔註七〕 徐台公和謝德曼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大戰時候叛賣了工人階級，以後在德國革命的時候就和資產階級妥協，叛賣了工人階級的利益。

〔註八〕 甘棒時代是俄國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時的一個時代，那時警察企圖把彼得堡工人運動的領導權，奪在自己手中，他曾利用冒險家牧師甘棒來達到這個目的。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的大屠殺以後，甘棒運動就遭遇了完全的失敗。

## 第一步(切美瓦爾德)〔註一〕

在由大戰所造成的極其嚴重的恐慌時期中，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進步，非常緩慢。然而這種緩慢的進步，正好是向着與機會主義和社會國家主義分裂的方向走去。一九

一五年九月五日至八日的切美瓦爾德國際社會主義代表會議，已很明顯的表示這點了……在這一天的國際社會主義代表會議上，竟發生了少數反對分子的代表(德、法、瑞士、挪威)，不循着黨的正式決議而行動的分子，換句話說，就是實際上進行分裂工作的分子。

代表會議在宣言上和決議案中，表示同情於被捕的及被通緝的人們，這就是代表會議工作的結果……我們和其他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提議，把決議草案交給委員會，可是代表會議以十九票與十二票之比否決了我們的提議，我們的宣言草案交給了委員會，可是同時，還有另外兩種宣言草案，合起來作為擬定總宣言的參考。

……通過的宣言，實際上就是在理論上和實際上與機會主義分裂的第一步。可是同時宣言上有些地方還表示不徹底和不堅決的態度。分析這個宣言就可以證明這點。宣言上宣告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指出這個觀念的兩個特點：每個民族的資本家企圖獲得利潤和加重剝削，列強企圖瓜分世界和「奴役」弱小民族。我們對於帝國主

義戰爭所應當說的要點和決議中所講過的要點，這裏又把它重說一遍。就這一點來說，宣言實在不過是使我們的決議案通俗化……

「各國的資本家……肯定的說，戰爭爲的是保護祖國……這是他們的選路」……宣言就接着這樣的意思發揮下去。這又是直接宣佈戰爭中機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宣佈他們的「保護祖國」的思想是撒謊。這明明是重說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決議案的主要意思……

……宣言接着又重說我們決議案中的一段主要意思，宣言中指出各國社會黨和工人團體，「忘掉了司多高爾，郭冰加根和巴塞爾國際大會（都主張反對戰爭）決議上所寫明的責任」，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沒有虛它的義務，它表決贊成資產階級的軍事信用，參加資產階級的內閣，承認「國內和平」（宣言把這種服從叫做奴隸的服從，就是贊備蓋達，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出奴隸思想的宣傳來代替社會主義的宣傳。……）

……說到「爲和平而奮鬥」，宣言中說，「這種鬥爭是爲自由，爲民族平等，爲社會主義的鬥爭」——下面就說明工人階級在這次戰爭中的犧牲，「是爲統治階級而犧牲的」，可是他們應該「爲解放自己的事業」（在宣言中曾兩次指明這種意思），「爲社會主義的光榮目的」而犧牲，決議案中說到同情於被捕和被偵緝的戰士們，說道，「代表會議以無限的誠意，致敬禮於未死和已死的戰士們，預備仿效他們的例子去做」，它

的任務就是「喚醒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

宣言中這些意見，完全是重復了我們決議中的幾個主要意思，這種意思就是：要是沒有革命的鬥爭，那末爲和平而奮鬥的話，不過是一句空洞的騙人的話罷了，避免戰爭的異難的唯一道路，只有爲社會主義而奮鬥的革命鬥爭。……

……我們路線的勝利是毫無疑義的。拿事實來對照吧。一九一四年九月，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宣言可以說是孤立的。一九一五年一月，國際婦女代表會議通過了枯燥的和平主義的決議案，我們的組織委員會〔註二〕盲目的同意這個決議。一九一五年九月，我們違反奮鬥意志，以直接駁斥舊策略的宣言爲基礎，把國際的左派團結成爲一個組織，運用我們自己的策略，實行我們宣言上許多的觀點，參加組織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實際上這就是一個新的國際社會主義委員會。……

〔註一〕錄自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十月著的論文『第一步』」，全集第十三卷一百九十八頁。

〔註二〕由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間，少數黨中央委員會叫做組織委員會。

### 第三國際和它在歷史上的地位〔註一〕

……第三國際是在很和平的環境中成立的，那時候無論協約國的帝國主義或是資本

主義的走狗們（如德國的謝爾曼，奧地利亞的連內爾），怎樣百般的阻當，怎樣陰謀鬼計，都不能阻止全世界工人階級對於這個國際的了解和對它的同情心的擴大。這種環境是由正在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所造成的。這種環境是由勞動羣衆的蘇維埃運動所造成的。這種蘇維埃運動已經達到很大的力量，已經成爲真正國際的運動了。

第一國際（一八六四——一八七二年）立下了工人階級國際組織的基礎，準備他們向資本主義作革命的進攻。第二國際（一八八九——一九一四年）是無產階級運動的國際組織，因爲它的發展是在乎廣汎，所以未免引起了革命水平線暫時的降低，未免引起了機會主義暫時的加強，這種機會主義結果使第二國際走到可恥的破產。

第三國際實際上是在一九一八年成立的，因爲與機會主義及社會國家主義多年爭鬥（特別是戰爭的時候）的過程，使許多國家中在那時候組成了共產黨。形式上第三國際的成立，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莫斯科所開的第一次大會上。第三國際的特點，是在號召執行和實現馬克思主義的遺訓，實現社會主義的和工人運動的長期的理想。因爲新的第三「國際工人聯盟」現在已經相當的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相符合，所以第三國際這種的特點就立刻明白地表現出來了。

第一國際立下了爲社會主義而奮鬥的無產階級國際的基礎。

第二國際是在各國中華備廣汎的羣衆的散佈這種鬥爭基礎的時代。



第三國際接受了第二國際工作的成績，去掉了它的機會主義，社會國家主義，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醜態，開始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領導世界革命運動，領導無產階級推翻資本主義的壓迫——領導這些運動的政黨底國際聯合，現在已經有非常鞏固的根基：幾個蘇維埃共和國，在國際範圍內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保持它對資本主義的勝利。

共產國際的世界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已經開始實現馬克思的最偉大的口號，一個總算這世紀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發展的經驗而得出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這天才的先見，這個天才的理論，現在居然已經成爲事實了。

這「丁字」的口號，現在已經成譯成西歐各國的文字，不但這樣，並且已經譯成全世界各種文字了，世界史的新時代開始了。

人類在這新時代中，拋掉最後一種形式的奴隸制：資本主義的或是僱用的奴隸制。這從奴隸制中解放出來，第一次轉到真正的自由方面去。……

破產的第二國際現在正在死去，正在腐爛。實際上它是盡了國際資產階級奴隸的作用。這是一個真正的黃色國際。它的頂大的理論上的首領考茨基，誇獎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認爲這就是一般的「德謨克拉西」，或是——說得更爲惡劣更相笨些——「純粹的德謨克拉西」。

〔註一〕 錄自列寧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著的論文，論文的題目就是「第三國際和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全集第十六卷一百八十一頁。

### 論共產國際的基本任務和共產黨的作用 〔註一〕

……「就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觀點來說，共產國際現在主要的任務，就是團結散漫的共產主義勢力，在各國組織統一的共產黨（或者鞏固和改良已存在着的共產黨），十倍的加緊無產階級準備奪取國家政權的工作，而這種奪取政權，是採取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各小派政黨的普通工作，還沒有充分的得到根本的改造和根本的革新；可是要承認他們的工作是共產主義的，是合乎無產階級專政前的任務的，那末這種根本的改造和革新是必須的。

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後，並不能夠停止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恰好相反，應該使這種階級鬥爭，更其廣闊，劇烈和澈底。整個的或部分的站在改良主義或「中派」的觀點上的一切團體，政黨以及做工人運動的人們，因為階級鬥爭極端緊張的緣故，他們必然地或是跑到資產階級方面去，或是變為動搖者，或是成為已勝利的無產階級的不可靠的朋友（這要算最危險的）。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準備工作，不只是加緊反對改良主義和中派傾向的鬥爭，並且也就是變更這種鬥爭的性質。這種鬥爭不能只限於解釋這些傾向的錯誤，而是應該把工人運動內部表現這種傾向的一切人物，不斷地毫不留

捨地加以揭破，不然，無產階級就不能知道，應該同誰共同向資產階級作最堅決的爭鬥。這個爭鬥的性質就是在任何時候，批評的武器可以代以——經驗已證明現在正在代替了——武器的批評。在揭穿改良主義分子或「中派分子」方面表現任何的不徹底性和軟弱無能，實際上就是直接促進資產階級推翻無產階級政權的危險。今天近視眼的人們認為這種危險，是「理論上的分歧」明天資產階級可以由版刊物作為反革命的勾當。

不根本改變與「中派」和「德謨克拉斯西擁護者」爭鬥的性質，那就連預先進備羣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作也不可能。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一種最堅決最革命的形式。要這種爭鬥能夠取得效果，祇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能夠引導無產階級的大多數的時候才行。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準備工作，不僅是要解釋，在私有財產和生產工具私有制存在時，一切改良主義及擁護德謨克拉斯西的企圖是資產階級性的；不僅是要揭穿在工人運動中所表現的實際上保護資產階級的傾向，而且還要在一切無產階級的組織中，不祇在政治組織中，而且在職工會，協作社，文化團體等等組織內，將舊的領袖代以共產黨員。國內資產階級德謨克拉斯西的統治愈是久長，愈是完備，愈是穩固，那末，資產階級愈能夠使自己所訓練成的，黨與資產階級的觀點的，時常直接間接被資產階級所收買的行動



家，去佔居重要職司。所以必須鼓起百倍的勇氣，擠出這些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的工人的代表們的一切職位。由真正的工人來代替他們，在不得已的時候，甚至於由最沒有經驗的工人來代替他們也是可以的。祇要他們是與被剝削的羣衆有聯繫，能在與剝削者的鬥爭中得到他們的信仰。無產階級專政要使無經驗的工人們，擔任國家負責的職司，不然，工人政府的政權就沒有力量，就得不到羣衆的擁護。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完全實行領導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他們受資產階級的壓迫，蹂躪，壓制，恐嚇，摧殘和欺騙）的制度。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全部歷史所準備出來作這種領導作用的獨一無二的階級。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準備工作，應該立刻在各處用下列的方法開始進行。

在各種（沒有例外）組織，聯合會中，首先是在無產階級的團體中，然後是在非無產階級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羣衆團體中（政治的，職業的，軍事的，協作社的，文化的，體育等等的組織），應該盡可能的組織共產黨員小組，或共產黨支部——最好是公開的，但是，在資產階級想加以封閉，逮捕，或驅逐共產黨員的時候，那也就必須把他秘密起來。同時這些支部相互間以及他們與黨的中央應當發生密切的關係。應當互相交換工作的經驗，進行鼓動，宣傳和組織的工作，堅決的適應各種社會生活，各種各樣的勞動羣衆，應該以這樣四方八面的工作，有系統的來訓練自己，訓練黨，訓練階級，

訓練羣衆。

同時，絕對必須在實際上分清各種工作方法。一方面，對付「首領」或「負責的代表」，他們往往被小資產階級的和帝國主義的偏見所腐化而變爲不可靠了；對付這些「首領們」，應該不留情地加以揭穿，把他們從工人運動中趕出去。另一方面，對付羣衆，他們特別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後，大多數是聽從和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必要的學說，把牠看做資本主義奴役中唯一的出路；對於這些羣衆們，須要學習特別忍耐和小心的態度，使我們能夠了解羣衆中各層分子，各種職業等的心理上的特點……

……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裏，革命的工人運動難於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殖民地的佔有和財政資本的額外利潤，能够使資本家造成較多的較穩固的少數工人貴族。工人貴族得着較好的工資，養成他們狹小的行會精神，市儈的和帝國主義的偏見。這就是第二國際，改良主義者和「中派」的真正的社會「根基」，而在現在的時候，也就是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根基。要是不立刻向這部分人作有系統的、廣泛的、公開的鬥爭，那就連準備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準備工作也都不可能了。因爲他們顯然——過去的經驗已完全證明了這點——在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替資產階級的自衛軍造成不少分子。所有加入第三國際的政黨，無論如何必須在實際上執行「更深入羣衆」，「更密切地與羣衆發生關係」的口號。要明瞭所謂羣衆，是勞動者和被資本所剝削的被

剝削者的全體；尤其是最無組織的，最無訓練的，最受壓迫的，最不容易組織的勞動者和被資本剝削者的全體。

祇有當無產階級不陷於狹小的行會圈套，祇有當無產階級在一切表現上和一切社會生活的舞台上顯出他是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羣衆的首領的時候，他才能成爲革命的階級。並且要是沒有大犧牲的能力和準備來戰勝資產階級。那末他就不能實現牠的專政。在這一點上，俄國的經驗有原則上的和實際上的意義。假設俄國的無產階級，在世界資產階級封鎖，戰爭，進攻的最困難時期，不能比勞動羣衆的各階層作更多的犧牲，不能更忍受飢寒，那牠就不能實現牠的專政，不能取得勞動羣衆的公認的信仰和尊崇。

共產黨和一切先進的無產階級，對於廣大的，自發的，羣衆的罷工運動，特別須加以各方面的克己的援助，這種罷工運動祇有在資本的壓迫狀態之下，才能真正地促醒，推動，訓練和組織羣衆，訓練他們使他們完全相信革命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沒有這樣的準備，任何無產階級專政都是不可能的……。

……共產黨絕對的必須有系統的聯合公開的與秘密的工作，聯合公開的與秘密的團體。這種時期，在各國都已成熟。就在所謂最自由的，「公開的」，「和平的」國家中，這個時期也已經成熟了。因爲在所謂最文明的，最自由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

西制度最「穩固」的國家裏，政府不願它的虛偽造作的宣言，已經正在有系統的製定共產黨員的秘密名冊，無窮的破壞他們自己的憲法，以便半秘密的或秘密的援助白黨和暗殺各國的共產黨員，暗中準備逮捕共產黨，遣派奸細偵探深入共產黨等等。祇有最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無論他們怎樣的用「德謨克拉西」和和平主義的漂亮話來掩飾自己），才能否認這樣的事實，或否認從這種事實中所得出的結論：一切公開的共產黨，應當立刻組織自己的秘密組織，進行有系統的秘密工作，各方面準備着資產階級通緝的時候。尤其必須在軍隊，海軍，警察中進行秘密工作，因為在帝國主義大戰之後，資產階級政府都怕工農所能夠充當的全民軍隊，所以他們後來秘密地用各種的方法，從資產階級的隊伍中徵收特別選定的軍隊，供給他們特別完備的技術。

另一方面，必須在一切的情形之下，不僅限於秘密工作，同時還要進行公開的工作，要戰勝一切困難，創立公開的印刷機關和各種各樣的公開組織，並且在必要的時候，時候調換名稱。荷蘭，匈牙利，德國（部分的），波蘭，拉脫維亞等國的秘密共產黨就是這樣的進行工作。美國的「產業工人世界」（英文簡稱I. W. W.）（註二）也應該這樣的進行工作，假若檢察官以共產國際大會決議做憑據來通緝的時候，那麼目前所有公開的共產黨，都應該這樣的工作。

無條件的原則上的必須聯合一切公開的與秘密的工作，這不僅是因為我們所處の時

期所有的特點，無產階級專政前期所有的特點須要這樣，並且是因為我們必須告訴資產階級，每一部門工作，每項事業，都被共產黨員所奪到，並且不會不殺它奪到。不但是這樣，各處有許多廣大的無產階級羣衆，尤其是更廣大的非無產階級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的羣衆，還相信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合法主義。破除他們這種的迷信，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刊物的狀況，特別明顯的表示出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之下的自由和平等的虛偽性，以及有系統的聯結一切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必要性。無論是在戰敗的德國，無論是在戰勝的美國，資產階級國家機關的全力和財政大王的一切勾當都用來剝奪工人的刊物；法庭的追究，編排主筆的逮捕（或是僱用刺客來暗殺），禁止郵電傳遞，剝奪紙張等等。日報每日所必要的各種新聞材料，同樣的是在資產階級的電信社的掌握中，大報所登的廣告，更不用說是由資本家「自由」操縱。總之，資產階級用欺騙，用資本和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壓迫，來剝奪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出版物。

爲要與這些惡魔奮鬥，共產黨必須組織新式的定期刊，在工人羣衆中散發；第一，公開的刊物，不要自稱共產主義的刊物，也不要說牠是屬於共產黨，要和一九〇五年後多數黨一樣，利用一切公開的可能；第二，印刷秘密的傳單，雖然篇幅極小，而且不是

定期出版的，但是，祇要牠能够由工人在印刷局中大批的翻印（秘密的，或是當運動穩固時，可以用革命手段來搶奪印刷局），能够給無產階級以自由的革命的消息和革命的口號。

不吸收羣衆參加那爲共產主義刊物而奮鬥的革命鬥爭，準備無產階級專政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應當決定，……牠已經準備和一切脫離第二國際的，希望接近第三國際的政黨進行談判；牠給這些政黨的代表在世界大會及代表會議上都有發言權，爲了使這些政黨與共產國際完全的聯合起見，牠提出下列的條件：

- 一 在黨的一切定期刊物上公佈共產國際大會及其執委的決議。
- 二 在黨的各支部和地方組織的特殊大會上討論這些決議案。
- 三 在這樣的討論之後，召集黨的特別代表大會，作一個總結。
- 四 肅清黨內齟齬以第二國際的精神活動的分子。
- 五 一切黨的定期刊物，都交給共產派的編輯。

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應當委託執委正式通過這些政黨或這類的政黨，加入第三國際，但是須要預先審查，要牠們完全在實際上執行上述的那些條件，要牠們的行動帶有共產主義的性質。

至於在上述這些政黨中，在重要職務上還佔少數的那些共產黨員的行動，應該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應該決定：因為加入這些政黨的工人，對共產主義的極忠誠的同情，很顯明的是在增加，所以當共產黨員在這些政黨內，還能夠以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的精神，繼續工作，並且還能夠批評留在這些黨裏的機會主義者和「中派」的時候，那末，他們的退出這些政黨，不是本國際所希望的……

〔註一〕錄自「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的任務」一文，全集第十七卷二三三頁。第二次大會一九二〇年在莫斯科舉行。

〔註二〕北美的一種聯合許多產業工會的組織。在一九〇三年成立。在大戰期中，聯合十二萬五千人，領導經濟的罷工，與警察進行劇烈的爭鬥，所以北美政府極嚴格的偵察牠的行動。現在這個組織分裂了，牠的革命的一部分加入了共產國際。

### 工人運動中的新路線〔註一〕

大戰以前，工人運動中主要的派別，大家認為就是社會主義者和僱政府主義〔註二〕者的分派。其實不僅認為是這樣，而實際上也正是這樣。在帝國主義大戰和革命前的一個長時期中，歐洲大多數國家內，還沒有客觀的革命形勢。這個時期的任務，就是利用這種緩慢的工作，以作革命的準備。社會主義者已經開始了這項工作，但無政

府主義者不明瞭這項任務。大戰造成了革命的形勢，這個舊的分派也就自己消滅了。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和無政府主義的上層領袖們，統統變成了國家主義者，他們提出，什麼叫做保護自己的資產階級的強盜，以反對別國的資產階級的強盜（戰爭爲了這點，殺害了幾百萬人民）。另一方面在黨的下級隊伍中，發生了新的思潮——反對戰爭，反對帝國主義，主張社會革命。這樣一來，爲了戰爭的緣故，形成了深刻的危機，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所以分裂，是因爲社會主義者在國會中的上層領袖，都跑到國家主義者方面去了，而在下層的羣衆中，一天天增加的少數派都離開他們，跑到革命方面來。

這樣一來，各國的工人運動就走上了新的道路——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道路，而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還在第三國際成立以前，這種分裂在全世界工人運動中就已經表現了，開始了。

我們之所以能夠得到勝利，是因爲我們所處的時期，已經有了革命的形勢，而工人運動已經普及到各國，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見到，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內部發生分裂。這種情形使全世界共產主義的工人，參加創造新的組織，並且把這些新的組織聯合在第三國際之下，……

……歐洲走向革命的道路，不是像我們所走的那樣，但是就它的本質上說，歐洲所



做的，也就是我們所做過的。各國都應當盡可能的去進行，並且已經開始進行內部的鬥爭，以反對自己的「孟雪維克」〔註三〕，反對自己的機會主義和社會革命黨〔註四〕。孟雪維克，機會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雖然名稱不相同，規模大小也不同，可是在各國都已經存在着了。

正因爲各國獨立地親身經歷這種經驗，所以敢担保的說，各國共產革命的勝利是必然的。我們的敵人的隊伍愈是動搖，愈是深信「布爾塞維克」是罪犯，愈是相信「布爾塞維克」不會與他們締結和平，那末對於我們也愈好！……

……共產國際之所以有力，是因爲他能够應用世界大戰的教訓。各國中幾百萬人的經驗，證明它的立場的正確。現在共產國際的吸引力，比以前要廣汎深刻百倍。只在一年之中，這個吸引力使第二國際完全破產。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甚至最不發達的國家也在內——那裏所有會思想的工人們，不歸附第三國際的，不在思想上接近它的。因此在不遠的期限中，共產國際在全世界上的勝利將要實現，這種勝利已經有了完全的担保。

〔註一〕 錄自列寧一九〇〇年三月六號在莫斯科蘇維埃會議席上的講演，題目是「共產國際週年紀念」，全集第十七卷四十二頁。

〔註二〕 無政府主義者，是各種不同學說的擁護者的總稱。他們的相同之點，就

是無條件的否認任何方式的國家，任何方式的強制政權。他們不明瞭無產階級專政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意義，所以他們的行動和宣傳，祇是麻醉工人階級的覺悟性。

〔註三〕孟雪維克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一部分，在第二次大會上，有些不同意於「布爾塞維克」的主張，遂分裂成爲單個的團體。孟雪維克反對列寧所提出來的統一的堅決的領導。他們以爲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不會發生領導作用，農民不會援助無產階級。他們向資產階級進行妥協政策，拒絕武裝暴動和奪取政權的鬥爭。這使他們在一九一七年革命時，完全的叛賣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後他們被工人階級所棄絕了，可是少數的殘餘仍舊與西歐妥協派勾結起來在外國遊蕩蘇聯。

〔註四〕社會革命黨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自己稱爲社會主義的一個政黨，實際上他們的行動是代表富農利益的。它在一九〇三年成立的，社會革命黨黨員是用暗殺官吏的方法來向沙皇鬥爭（個人的恐怖手段）。一九一七年革命時，分裂成爲互相仇視的幾派，而主要的是左派與右派。他們的大多數是替資產階級服務的。他們反對不經立憲會議的討論而立刻把土地交給農民，反對把一切政權歸給蘇維埃，反對馬上停止帝國主義大戰。所以他們公開用陰謀的手段來反對蘇維埃政

權，參加白黨組織的政府，援助外國資產階級反對我們的鬥爭，使用外國資產階級的錢財。組織暗殺團，謀刺蘇維埃政權及共產黨著名的工作人員。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在革命開始的時候，農民還相信他們，跟着他們跑，到一九一七年底，都完全離開他們了。社會革命黨的反革命行爲，已經在一九二二年審判牠的領袖的莫斯科法庭上，向全體民衆揭破了。

### 共產國際與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 [註一]

……在帝國主義時代，估計具體的經濟事實，和在解決一切民族問題及殖民地問題時不用抽象的條例而用具體的實際現象做出發點，——這對於無產階級和共產國際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的特點，就是把全世界分成多數的被壓迫民族和少數指揮巨大的財富和強大的武力的壓迫民族。

假若我們全地球的人口是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那末其中十萬萬以上的人口，大概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的人口，即百分之七十的人口，也就是大多數的人口，是屬於被壓迫民族的，他們或者是直接的處於殖民地的依賴情形之下，或者是屬於類似殖民地的國家，例如波斯，土耳其，中國，或者他們被大帝國主義列強軍

隊所征服，根據各種條件成爲列強的依賴國。這個劃分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概念，在我們所有的提綱上都處處講到……

……我們提綱中的第二個主要意思，就是承認帝國主義大戰之後，在現在的國際狀況之下，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各國的世界系統，是由少數的帝國主義民族與羣聯所領導的蘇維埃運動和蘇維埃國家的爭鬥來決定的。雖然現在我們所說的是極遠的地球的一角，但是假使我們把這一點輕忽過去，那末我們就不能很正確的提出任何民族問題或殖民地問題。祇有站在這個觀點上，共產黨才能很正確的提出關於文明國或落後國的任何政治問題，才能答復這個問題。

第三，我想特別提出關於落後國家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克西運動的問題（因爲這個問題引起了幾點爭論）。我們的爭論點是，共產國際和共產黨都說他們應該援助落後國家裡的資產階級德莫克拉克西運動，這一點在原則上和理論上是否正確。我們討論的結果，一致的決定，我們不要說「資產階級德模克拉克西」運動，而要說民族革命運動。

任何民族運動祇能够是資產階級德模克拉克西運動，這自然毫無疑義的，因爲落後國家裡的大多數人口是由農民所組成的，而農民是資本主義關係的代表者。倘若認爲無產階級政黨，一般的說來是在這些國家內成立的，是可以不和農民運動發生相當的關係，是可以實際上不援助農民運動，同時還要在這些落後的國家裏執行共產主義的政策和

策略，那末這簡直是烏托邦。然而這裡可以提出下面的反駁，倘若我們要說資產階級德模克拉斯運動，那末必定消滅一切改良運動和革命運動的區別。但是這個區別，近幾年來在落後的殖民地國家裏，表現得十分明顯，因為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用盡全力，想在被壓迫民衆中散下改良運動的種子。宗主國資產階級和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之間，有相當的接近，所以常常，甚至在大多數情形之下，被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雖然也援助民族運動，但是同時牠和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妥協，換句話說，就是牠和他們聯合起來共同的反對革命運動，反對革命的階級……

……我們共產主義者，祇有在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是真正革命的時侯，在牠們的代表不妨害我們用革命的精神來訓練和組織農民和廣大的被剝削羣衆的時候，我們才應當幫助他們，才預備幫助他們。倘若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共產黨人就應該在這些國家裏起來反對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第二國際的英雄們，也就是屬於這類的）。在殖民地國家內已經有改良主義政黨，有的時候牠們的代表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和社會主義者……

……關於農民蘇維埃問題我還想說幾句話。俄國共產黨員在舊俄的殖民地裏（如土耳其斯坦等落後的國家內）的實際工作，在我們的面前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條件之下，怎樣的應用共產主義的策略和政策，因為這些國家的最主要特點

，就是那種還統治着資本主義前的關係，所以在那裡談不到純粹無產階級的運動。在這樣的國家裡，差不多是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雖然如此，我們在那裏也已經並且應當把領導的作用擔在自己身上。我們的工作證明給我們看，在這些國家裏我們須要克服極大的困難，可是我們工作的實際結果也證明給我們，雖然有極大的困難，雖然那裏差不多沒有無產階級，可是在那裏也可以喚起羣衆的獨立的政治思想和獨立的政治行動。

這個工作對於我們比較對於歐洲各國的同志們要覺得困難些，因為俄國無產階級還要擔任管理國家的工作。處於半封建的依賴的農民，是很容易了解蘇維埃組織的概念，並且實現這種概念，這是非常明顯的一回事。被壓迫的羣衆不僅受商業資本所剝削，而且受封建制度「註二」的諸候和國家所剝削，他們在他們所處的條件之下，也是可以應用這個工具的，也是可以應用這個組織形式的，這也是很明顯的事實。蘇維埃組織的概念，非常簡單，他不但可以應用到無產階級關係方面，而且也可以應用到農民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關係方面去……

……農民蘇維埃，被壓迫者的蘇維埃，不僅是資本主義國家裏適用的工具，而且是在存在着資本主義前關係的國家裏也適用的工具……無論是在落後的國家裏，無論是在殖民地國家裡，到處宣傳農民蘇維埃的概念，宣傳勞動者蘇維埃的概念，是共產黨和接近共產黨的分子里底無條件的任務，他們在那裡應當盡可能的組織勞動人民的蘇維埃。

這裡，在我們的面前又展開了極有興趣的極重要的實際工作的前途，雖然現在在這方面我們的經驗不很豐富，然而關於這方面的材料，我們是會逐漸的積聚起來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並且應該幫助落後的勞動羣衆，當蘇維埃共和國內部的無產階級拉住他們的手的時候，能夠幫助他們的時候，落後國家的發展才能露出現在的階段，這點是無可爭論的……

……落後的民族現在正在解放，大戰後在牠們中間發生走向進步道路的運動。對於這些落後民族說來，國民經濟的發展，也必然要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這樣的肯定，我們不能承認是正確的呢？我們的答案是不能的。倘若已勝利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在他們中間進行有系統的宣傳，而蘇維埃政府盡所有的工具來幫助他們，那麼，要是認為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這就不對了。在所有殖民地 and 落後國家中，我們不僅要訓練獨立的勇敢的戰士和黨的組織，不僅要進行組織農民蘇維埃的宣傳，不僅要努力使蘇維埃能夠適應資本主義前的條件，而且共產國際還應該確定和在理論上奠定一種原則，就是說落後國家靠着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可以轉入蘇維埃制度，再經過相當的階段的發展，可以直接到共產主義，超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

為達到這種目的，需要什麼工具，這是不能預先指明的。將來實際工作的經驗，自然會告訴我們。但是十分明確的就是最落後民族的勞動羣衆是更接近蘇維埃概念的，蘇

維埃的組織應該適應於資本主義前的社會制度的條件，共產黨在這方面的工作，應該立刻在各國開始進行。

我們還要指出共產黨另一種革命工作的意義，這就是他們不懂應該在本國做工作，並應該在剝削民族所用的來壓制殖民地的軍隊中做工作……

……充滿着侵略主義〔註二〕與國家主義情緒的英美的工人貴族，對於社會主義有絕大的危險，他們是第二國際最有力的根基……這裏我們所追到的是無屬於資產階級國際首領們和工人們的大賣階級的事實。第二國際也曾經討論過殖民地問題，巴塞爾的宣言關於這問題也說得十分明顯。第二國際政黨，允許了革命的行動，可是我們並沒有見到他們實際的革命工作，實際的幫助被剝削被壓迫民族的暴動去反對他們的壓迫者，並且我以為大多數退出第二國際而願意加入第三國際的政黨也是這樣……

〔註一〕 摘自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列寧代表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的報告。全集十七卷第二七四頁。

〔註二〕 封建制度是資本主義前的一種社會制度。在封建制度之下，財富的主要來源就是土地。土地領有着叫做封建領主或諸侯，他們同時也就是當地的執政者。農民根據農村公社擁有土地的制度來耕種土地，送自然產物給諸侯，替他盡各種義務。這種制度各國都存在過，尤其是在所謂中世紀的時候（從七世紀到十五



世紀)在西歐各國，這種制度特別堅固。農奴制是封建制度的遺產，所謂農奴制度就是地主有全權來處置農民的勞動，強迫他們耕種地主的土地。在俄國，農奴制度變為地主買賣農民的權利，好像買賣其他東西和牲畜一般。封建制度和農奴制度的殘餘，至今在西歐各國還保存着。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才把他們根本消滅了。

[註三]侵略主義——是毫無忌憚的辯護帝國主義的一切暴力和殘酷行爲。

### 共產國際和職工會 [註一]

……我們極堅決的出來反對極少數的「左派」共產黨員，反對他們提議退出反動的職工會，向這些職工會搖手分別，而想組織什麼新的無定形的，「普遍的」工人的職工會以對抗牠們。我們這種觀點不僅可以用到列普 [註二]及其他夥計們的自由的社會民主黨的黃色職工會身上去，而且散佈到儒 [註三]及其他夥計們所領導的法國工團主義者 [註四]身上去。就使這些有羣衆的職工會不幸而跟着列普和儒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反對革命者和共產黨員退出有羣衆的職工會。凡是有工人羣衆的地方，革命者和共產黨員就應該在那裏工作。俄國的共產黨人在職工會中也曾經有很久的時間是佔少數的。

可是俄國共產黨人的能夠在極零後的，甚至反動的工人組織範圍內爲自己的主張奮鬥

……現在的職工會也是社會愛國主義者的最後避難所。倘若把第二國際當做政治組織看待，那末牠已經像紙片堆成房子一樣塌了台了。可是新的亞姆斯丹的黃色職工國際，還是社會主義叛徒們的有力的根基。對於目前世界革命，亞姆斯丹的黃色職工國際比國際聯盟還要有害，還要危險。全世界資產階級企圖恢復列寧，郭彼斯和儒（註五）等的幫助，使亞姆斯丹的黃色職工國際，變成達到他們掠奪的目的底工具，好像帝國主義大戰時全世界社會民主黨所做的那樣。

這使我們共產黨員，不能不十倍的注意職工運動。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把這些職工會從資本家和社會主義叛徒們的手中奪過來。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應該留在這些職工會中工作，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應該把我們最好的工作者調到那裏去。

我們的同情者應該留在工團中做工作，但他們的行動，不要零碎散漫，毫無次序。在每一個職工會中，每一個職工會的分會中，我們都應該組織共產黨小組，共產黨支部，我們應該在日常鬥爭中在職工會裏面揭破大小階等的各種陰謀。我們應當打開職工會尋常會員們的眼睛。我們應當從工團中趕出社會主義叛徒的領袖。我們應該進行有系統的堅決的鬥爭，使個個職工會都脫離一類的社會主義叛徒們黃色社會主義者的影響。在多年的工作中，俄國布爾塞維克能夠執行這種任務。十月革命快要起來的時候，俄國共產黨人在工團中還佔少數。俄國布爾塞維克黨掌握了政權，把新的宣傳

工具交給了覺悟的工人之後，布爾塞維克就能够在很短的時期中奪得職工運動中的極大多數。全世界共產黨人和革命者應當照着這條道路走去……

〔註一〕錄自列寧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給「法國社會黨全體黨員」的信。全集第十七卷二八六頁。

〔註二〕列普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德國職工運動的妥協派首領，不久以前才死去。

〔註三〕儒是法國職工運動的首領——妥協派。……

〔註四〕法國職工運動叫做工團。

〔註五〕郭彼斯是美國職工運動的妥協派首領，一九二四年死去。

### 共產國際和國會制度〔註一〕

……俄國的例子證明給我們看，蘇維埃可以在革命的時候組織起來，也可於在革命立刻就要起來的時候組織起來，在克倫斯基的時候，已經組織了蘇維埃（就是孟什維克的蘇維埃），可是它無論如何不能變成無產階級的政權，國會是歷史發展產物，在我們的力量還不足以解散資產階級的國會的時候，我們是不能從實際生活中把它去掉。祇有自己去做資產階級國會的議員，以當時的歷史條件來做出優點，才能反對資產階級社會和它的國會制度〔註二〕。資產階級在鬥爭中所利用的工具，無產階級也應該利用它

，自然利用的目的是和資產階級完全不同的……

……落後的羣衆很難懂得理論，他們須要經驗。

這一點我們在俄國看見過了。我們曾經被迫的不得已，在無產階級勝利之後，起來召集立憲會議（註二），向落後的無產階級證明，使他們知道經過立憲會議是什麼也得不到的。爲了比較蘇維埃和立憲會議起見，我們不得不具體的把蘇維埃和立憲會議對立起來，使他們相信蘇維埃是唯一的出路……

我們必須知道怎樣才可以打倒國會。倘若你們能够在各國都用武裝暴動的方法來打倒它，這自然是很好的。你們知道，我們在俄國不僅在理論上並且在實際上證明了我們的破壞資產階級國會的意志。但是你們忘記一件事實，就是沒有很長時期的準備，破壞資產階級的國會是不可能的，並且在大多數國家裏，一下子還不能把國會破壞。我們不得不在國會中進行鬥爭，以破壞國會……

……在各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都有工人階級落後的分子存在，他們相信國會是真正的全民代表機關，他們看不出在那裏採用的是卑鄙醜惡的手段。大家都說它是資產階級用來欺騙羣衆的工具。可是這種論調應該是反對你們的，反對你們的提綱的。假使你們不參加國會，你們怎樣能够在真正落後的被資產階級所駕馭的羣衆面前，揭破國會的真面目呢？倘若你不參加國會，你們怎樣去揭穿國會各種的把戲，各個政黨的

態度呢？倘若你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你們應當承認，資本主義社會中各階級的相互關係和各政黨的相互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再重來說一遍吧，倘若你們不是國會的議員，倘若你們拒絕參加國會的行動，你們怎樣能夠指出所有這些玩意兒呢？俄國革命的歷史很正確的告訴我們，廣大的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傭員的羣衆，倘若我們不能使他在自己經驗中去信服，那末無論什麼證據都不能使他們信服的。

這裏有人說過，要參加國會鬥爭，我們就須要浪費很多的時間。你們不能想出第二個機關，在那裏各階級的注意力，有像在國會裏一樣呢？這是人工所造不出的。倘若各階級都參加國會鬥爭，那末這就因爲在國會中真正表現他們的利益和衝突。倘若真的能夠在各處激起總罷工，一下子把資本主義推翻，那末革命就早已在各國成功了。可是應當估計到事實，至今國會還是階級鬥爭的舞台。

〔註一〕 錄自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的「論國會制度」的演講。全集第十七卷二九七頁。

〔註二〕 國會制度是管理國家的一種方式，由人民選出代表組成的國會，不但可以頒布法律，並且可以監督行政。倘若國會宣佈不信任政府，那末政府就要解職。在國會制度之下，政府是由國會大多數的資產階級及妥協派政黨的議員組成的。

〔註三〕 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曾召集立憲會議。可是他不能解決十月革命所

得到的勝利（土地歸農民所有，停止戰爭），並且起來反對蘇維埃。社會革命黨人，代表資產階級和富農的利益，要求恢復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權，解散蘇維埃。因此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根據第三次工農兵蘇維埃大會的決議，蘇維埃政府才把牠解散了。

### 應當學習〔註一〕

一九二一年第三次大會〔註二〕上，我們通過了一個共產黨組織法，工作方法和工作內容的議案。決議案是非常好，不過牠太俄國化了，差不多完全是根據俄國條件的。這是牠的優點，同時也是牠的缺點。牠的缺點，就是因為我相信沒有一個外國人能夠懂得牠，我曾經對他們重新讀過一遍。第一，牠太長，牠有五十節，或者還要多些。換這樣長的東西，外國人平常是不讀的。第二，就使他們讀過了牠，他們也不能明瞭牠的意思，因為太俄國化了。並不是因為牠是俄文寫成的——牠已經很好的譯成各國文字，而是因為牠是太貫徹了俄國精神。第三，就使有些例外，某個外國能夠明瞭牠，那末，他也不能夠執行牠。我和幾個到這裏來的代表談過話。我希望在大會繼續工作過程中能夠和許多同志談話。我現在得到一種感想，我覺得對於這個決議案，我們做了很大的錯誤，我們自己截斷了自己將來勝利的道路。我已經說過，決議做的非常漂

亮，我曾經在五十五節（或者還要多些）之下，節節的都簽了名。但是我們不明瞭應該怎樣的把我們俄國的經驗來向外國人解說。決議案中所說的，祇是紙上的死板板的黑字吧了。倘若我們不懂得這一點，那末我們就不能向前進行。

我以為無論對於俄國同志，或是外國同志，對於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在俄國革命五年之後應該加緊的學習。我們現在已經有學習的可能。我不知道，這種學習的可能，可以繼續多少時候，我也不知道，資本主義的列強會給我們多少時候的學習的可能。但是戰鬥工作中和戰爭中每一秒的空暇時間，我們都應當利用來學習。

俄國整個黨及各階層份子的渴望學習正好證明這點。渴望學習的現象證明給我們看，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學習，再學習。

外國同志也是應當學習。自然他們的學習，不是像我們學讀，寫，了解所讀的東西（這方面我們現在還須要）的那種學習。爭論的問題是：這是資產階級的文化還是無產階級的文化？對於這個爭論點我不知道，但是我無論如何可以說：我首先就要學讀，寫，和了解所讀的東西。外國同志們却不需要這點。他們需要比較高深的東西：他們首先就應當了解，我們關於共產黨組織法寫些什麼，外國同志沒有讀過，沒有懂得，可是已經簽名贊成的條文是什麼。這是他們第一個任務。他們必須實行這個決議案。這不是一天的功夫所能够做到的。這並沒有什麼關係。決議案太俄國化了：牠

祇是反映俄國的經驗，因此外國人完全看不懂，外國人不能把牠掛在牆上，像掛那蘇的神像一樣，每天向牠禱告，這是不能滿足外國同志的慾望的，因為禱告是不會得到什麼的。他們應該吸取俄國一部的經驗。可不可以做到這點，我是不知道。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蒂（註三），也許能夠給我們以很大的幫助，他們解釋給意大利的人聽，說他們的文化程度還不十分高，他們國家還不能夠担保它不受黑幫的打擊。——我們，俄國同志，也應該稍稍的向外國同志解釋這個決議案的基本原則。否則他們不能執行這個決議案。總之我相信，我們不僅應該告訴俄國同志。並且還應該告訴外國同志，我們目前頂大的任務是學習。我們只是一般的學習。你們應當專門地學習革命工作的組織，建設，方法和內容，如果能夠完成這項工作，那時我們相信。世界革命的前進，不僅是很好的前途，並且是超等的前途。

〔註一〕 錄自列寧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講演，全集十八卷第二卷九十八頁。第四次大會在一九二一年夏季在莫斯科舉行。

〔註二〕 第二次大會在一九二〇年夏季在莫斯科舉行。

〔註三〕 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在社會革命時代反對無產階級的鬥爭方式，牠用公開的壓力和利用沒有充分階級覺悟的羣衆的自然力做基礎。法西斯蒂組織的會員數目，要算意大利為最多，法西斯蒂在意大利取得了國家政權。牠除摧殘職工會，



335  
7477-9  
17677

17677

12

黨和工人組織，武裝的壓迫工人罷工，公開的或秘密的刺殺工人領袖以外，還想  
不實行的空話去吸引落後的羣衆，現在各國的法西斯運動正在走向衰亡的道路。

# 論共產國際

著者：列 寧

出版者：火炬出版社

發行者：火炬出版社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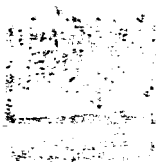
每冊國幣一角二分

版權  
所有

初版——五〇〇冊

中華民國廿七年三月八日出版

16



0.12